



周天

ZHOU
TIAN

碎石

碎石·著
汕頭大學出版社

周天

ZHOU
TIAN

鏡子劫

碎石著

汕頭大學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周天·镜弓劫 / 碎石著. — 汕头: 汕头大学出版社,
2008.2
ISBN 978-7-81120-258-8

I. 周… II. 碎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019019 号

周天·镜弓劫

作 者: 碎 石

责任编辑: 胡开祥 王其进

插画设计: 王 浣 黑月乱

封面设计: 王 勇 门乃婷

出版发行: 汕头大学出版社

广东省汕头市汕头大学内

经 销: 四川新华文轩连锁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: 四川嘉华印业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mm × 1092mm 1/16

版 次: 2008 年 3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22.00 元

ISBN 978-7-81120-258-8

责任技编: 姚健燕

美术编辑: 叶 茂

邮 编: 515063

电 话: 0754-2903126

印 张: 15

字 数: 198 千字

发行/广州发行中心 通讯地址/广州市越秀区水荫路 56 号大院 3 栋 9A 邮编: 510075

电话/020-22232999

版权所有, 翻版必究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



导读

周天:周天世界是指包含了太古、远古、神仙战争以及夏商周三代历史,横跨中原与边塞、大漠与江南,上下穿越神、仙、凡、黄泉、深渊魔域五界的巨大世界。五大世界同属于由盘古开创的“混沌世界”,而混沌,则是这个世界的本源。故事,就从争夺“混沌”开始。

巫族:巫族是伏羲与女娲的直裔后代,居于昆仑,人身蛇尾,天生具有念力。巫人在凡界享有崇高的地位,他们高傲而保守,极重礼仪,喜好安稳平静的生活。身为正神后裔,他们将天下的稳定视为己任,但一向避免直接参与争斗,而是通过政治手段,平衡和协调凡界各方力量,以保持他们的超然地位和凡界的安定。

妖族:妖族本为东皇太一直属的五行神军,后成为散居于凡界的、不受任何神明约束的种族。纯血统的妖族人身材颀长,姿容端丽,寿命一般在800岁以上。妖族人生下来便拥有能操控五大元素的能力,他们全身布满奇特的纹样,称为“源”,当他们使用法术时,相应的源会发亮。妖族人性情奔放,不喜受约束。

云中族:一个神秘的种族,外表与人族基本相同,但居住在浮空岛。他们用自己制造的,名为“云槎”的飞行工具在浮空岛间往来。云中族的存在和发展,都仿佛是为了战争。他们人数虽少,但头脑聪慧,四肢强韧,还拥有非凡的机关之术,善于制造赤金战斗具,用以战斗。每次周天之气流转轮回,带动浮空城下降时,他们都会趁机向地面开战。

巫劫:巫族预备长老,身体里流淌的巫、龙、人三种血液,使其成为巫族最强的武者,却未必是最幸运的一个。

巫镜:巫族的异类,不安分的冒险家,不甘心的投机者。

矢茵:天才的制弓少女,矢村的继承者,却爱上注定不会停留的人……

挖掘伊始，四方云聚，有神自云中叹息。

但是没有人留意。

没有时间抬头仰望苍穹了。

踩在用五牲祭祀的血池里，他们目光炯炯。所有的眼睛都盯着脚下的泥土，仿佛看得穿深重的大地，看得透幽冥的黄泉，一直往下，看破狂暴的魔域深渊，一直一直往下……直到那让神也暗自敬畏的力量。

传说中的力量……

混沌的力量……

他们渴望的力量。

挖掘的工作是如此保密，参与挖掘的人都没有名字，他们只有属于自己的行数与标号。掌管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五行结界的人法力之强，即使是妖族的五老院或周国的天监所里，这样的高手也屈指可数。但他们甘愿舍弃姓名，与另外三百四十五人一道黑袍裹身，面色从容。

三百五十人替自己取了统一的名：“纯”。

——传说中存在着即使是天也无法干预的事，便被称做“纯粹”。

他们要做的，就是纯粹的事。

三百五十名纯按五行分为五组，艰辛工作，不分昼夜。“金”以纯刚之力荡平大地，配合“土”破开泥土，砸开顽石，深入地底。“木”搭建起连接地面与坑底的通道。“火”以纯阳之气烧灼泥中残破的魂灵，抵御侵蚀。“水”则在海岛四周设局布阵，展开结界，不让一丝逆天之气散发出去。

向下挖掘的过程持续多年，灾难不断降临。不知名的神兽多次横空出世，发动袭击，它们中的一些甚至可以穿越“纯”们设置的五行禁制，深入阵

中。它们破坏法器，咬杀人畜，甚至引来天火，向下烧毁坑道。

大地与海洋也曾经同样毫不留情地伸出毁灭之手，十次地震，三次海潮，破坏程度史无前例。第三次海潮掀起的巨浪高达十余丈，延绵数千里奔袭而来。在狂风与闪电的助威声中，整个岛被犁田似的翻了一遍又一遍，若非此岛乃盘古的两只犄角之一所化，直接扎根于地府最深处，恐怕早已消失在滔滔洪波之中。除了坑道里的人靠结界拼死顶住外，外层防御的人，以及岛上其他生灵一个也没能活下来。

这次海潮是如此的猛烈，浪头一路推进到中州，吞没岛屿数百，深入陆地三十余里。齐国首当其冲，被淹没村落七十六座，采邑四十个，伤亡惨重。楚国也因江水倒灌而发百年难遇之洪水。

甚至连星宿都为之变动。一颗惑星飘飘忽忽掠过紫薇，洛邑的周王深为震恐，下令曝巫以祭天，并命使臣携三百童男女，前往蓬莱祭祀。周王并下诏，赐名为“龙吟”，成为史所记载的第一个有名字的海潮灾难。

谁都知道，这是天罚。不过谁也没有停下手中的工作。一天又一天，一年又一年，他们离那个目标越来越近……



东海 鲟岛 噬魂山脊

还没有到日落时分，天已经漆黑一片了。

虽然因为结界的关系，这个本该晴空万里的小岛上空一直罩着一层淡淡的云霞，五十多年来没有一天见到过太阳，但毕竟仍能感受到日升月落。

不过，此刻除了偶尔划破长天的闪电外，真的是一丝光也没有。自早上开始，狂风大作，一条条灰色的云像列阵一般从东拉到西。那些云的间隙，无数云生兽在其间翻腾、变幻，吞食云精，其规模前所未见。但午时刚过，原本条状的云已相互连接，将天穹完全遮盖。云变得愈来愈厚，愈来愈黑，仿佛昆仑山当头压了下来，终于将四荒八合围得水泄不通，变成了现在这样漆黑的景象。

只有间或长长的根须般的闪电在云间流动，给天地划上一道道的裂口，但因为离岛还远，一点声音也听不到，只是沉默地照亮一座座巨大的云的山峦，又沉默地消失不见。海水已经向后退去了五十丈，谁也不知道它扑回来时究竟会达到怎样的高度。

这是风暴来临前最沉闷的间隙，愈沉闷，即将到来的风暴就会愈加狂暴；这也是海啸到来前最低潮的时刻，越低潮，反扑的力量就越大。

云山里怒火滔天，海涛内杀气腾腾，在他看来，简直是天造地设的机会。

因为，纯必须将井坑严密保护起来！

这是项艰巨的任务，现在的井坑可远不只二十年前的深度。向下两千两百丈，抵达幽冥黄泉后，整整耗费九年时间，更赔上一百多名“纯”和三万挖掘者的性命，才勉强在幽冥黄泉里挖了个完全由五行结界构造起的小井。再

穿越一千五百五十丈深的幽冥黄泉，使用了两千七百人牺，终于使其中一人沉入了深渊魔域，让混沌慢慢侵蚀入他体内。混沌沿着纠缠在一起的人牺联成的灵魂之路向上攀爬，一年才收集得到一瓶……

一旦海啸灌入井坑，后果无法想象。虽然经过五十多年的建设，但因一直受到天罚地咒，坑内的结构仍脆弱不堪。从井坑顶部往下灌水，即便不能到达深渊魔域那样的深度，但只要幽冥黄泉的结界被稍微扭曲一点，那昼夜不停啃噬着结界的万鬼就会突破牢笼，到那时候，整个小岛都将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……不，也许更糟……整个地面都会因此乱到无法收拾。

他们虽然做着疯狂的事，但毕竟不是疯子，所以长老会已经下了死令，不惜一切代价保护井坑。九名长老会成员已经亲自加入到结界构成体内，以自己的身体供奉神器。

长老会不用管了。

掌管水系的司水正在海边指挥手下构筑符阵，希望海潮正面扑上岛的时候，第一波水能在瞬间化为冰晶，阻挡其后的海浪。当然，如果这一次的风暴真的如预测的那样，可能达到当年“龙吟”的规模的话，这道防线还远远不够。所以，司土和司木、司金十天之前就终止了井坑内的一切活动，将一队队串在一起的挖掘者带上地面，构造第二、第三道堤坝。而自己的顶头上司，司火及同僚们此刻也正焦头烂额地在所有堤坝上施以火素结界，加固堤坝。

这五司也暂时不用理会。

挖掘者在下地前，都被剥去五感，铁链串过身体，并由精通精神控制的巫族高手夺去部分魂魄，使之浑浑噩噩，不被地底深处的幽魂所惑。但有的时候一部分人也会突然觉醒，发生叛乱。由于每批一百人的挖掘队在地底会连续待上超过半年的时间，日复一日，相互搀扶摸索着挖掘的人，彼此间已有极强的精神沟通，所以就算只有一个人觉醒，也不得不将所有人坑杀，避免动乱扩散。十天第一批挖掘者刚出坑，就发生了五起集体苏醒，虽然经



过巫族高手紧急吸魂，上来的挖掘者仍处于极度不安中，每天都有叛乱发生。执行监督警戒任务的察行司此刻连坑都来不及挖，直接将叛乱者一批批从东面的断崖上丢进海里。

忙得晕头转向的察行司此刻也不会注意自己的。

最高长老“净”……每次想到这个名字时，他都禁不住地颤抖。上个月底，当第一批“混沌”顺利接收后，“净”秘密北上，赶到北冥琨城，与云中族商量交易之事去了。如果他还坐在他那狭小的静修室内，就算其他人全跳了海，他也不敢妄动……

可是，瞧啊，也许真的是上天的安排……

这几乎是他最好也是最后的机会了。

在狂风中摸黑爬了一个多时辰，他终于爬上了最高的山顶。他抬头观察了一阵，借着闪电照亮天际的时候大致推测出云的高度，于是蹲下。他怀中透出隐约的红光，在黑暗中微微明灭。过了一阵，他释放出一个拳头大的火球，让它悬浮在面前。这很艰难，为了不让已经制造完成的火球消失、跑掉，或者强烈燃烧，他极力控制着。在火球的光亮完全显现前，他又在上面加了三道土术，直到完全掩盖住光为止。只有云层里的云精才能将土术慢慢失效，所以在突入云层前，没有人能见到火球。一切都在他的计算之中。其他修行火系法术的人要是看到了，一定会佩服得五体投地，如果不是当年族内的老人们排挤，他现在大概已经位居妖族五老院之首了吧……

他恨恨地呸了一口。好吧，从今天起，他二十二年来甘心为“纯”的生活就要结束，他怀里藏的那东西，会帮他得到曾经失去的一切。

那东西……尽管那东西装在神器“具离”内，外面更有十二道禁锢和五道五行禁制层层包裹，他似乎仍感得到彻骨的寒冷。他曾经下去过一次，只是刚刚抵达幽冥黄泉之上的结界驿台，那寒冷已经让他刻骨铭心。这东西……来自更深更匪夷所思的深渊魔域……可怕的东西……如果不是为了完

成任务，就算这玩意儿可以让他成神成仙，他也不要碰……

他定定心神，松开了手，球迅速升上天，须臾不见。他又站了一会儿，直到一道闪电让他看清楚球仍稳稳地向西飞去，才放下心来。

信号已经发出，现在是逃命的时候了。他脱下外衣，解下一直系在脖子上的铜锁。所有人都知道这是他亡父的遗物，却从不知道，二十几年来，每年的除夕，他都会偷偷刺破自己的手腕，让血浸润铜锁。

这个铜锁里，锁着巫族预备长老、八隅城君、以灭商建周而名震天下的巫昊送给他的东西——一只神兽沉睡的魂魄。这是个天大的秘密。

这是他能逃出岛的唯一希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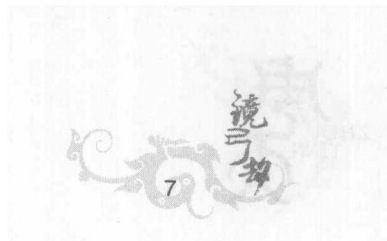
他屏住呼吸，极轻极缓地用血在铜锁上画着解禁符文——没有几个人可以控制神兽，这是拿性命在赌博。一旦失败，自身将被神兽吞噬，别说骨头，连灵魂都不会吐出来。虽然巫昊保证它是一只绝对忠心的神兽，可谁知道沉睡了二十几年，它变成什么样子了？

铜锁上忽地燃起了一团蓝色的火焰，只有豆子般大小，但任凭风怎么猛烈也吹不灭它。火沿着他画的符文纹路一路烧过去，不时有红色的图案在火中显现，随即逐渐消融。火在依次破解禁锢符文。

他赶紧退开两步，裸露的双臂上，一道道“源”隐隐闪现。他在自己周围连续列出三道屏障，一旦神兽失控，他至少得顶住第一波攻击。

就在这时，眼前一闪，一声霹雳就在他头顶炸响，轰然的雷鸣震得他五脏都在颤动。他吐出口浊气，看着那蓝色的火焰渐渐消失，心道：“来吧……眷顾我吧……”

他这样想的时候，身后不远的地方，空中拉过极细极长的一根亮线。妖族人骤然警觉，然而已经太晚了。



昆仑山巅 观星殿 旋室

旋室在号称天下之城的八隅城身后的山脊上。它本来比登天之所南天门略低一点，在巫族得到前蜀国精心制造的规星仪后，耗费数十年，在观星殿顶加修了巨大的观星旋室，从此成为世间最高之处。

观星殿高高突出于笼罩九州的云海之上，面对的是亘古不变的晴天。不是烈日就是星辰，不是星辰就是烈日，在这几乎伸手可及日月的地方观星赏月，第一次是极大的惊喜兴奋，第二次是极大的兴奋惊喜，一百次后，看一眼都会昏昏欲睡。

当值的二等侍候观星史巫镜此刻就恶狠狠地打了个哈欠。

虽然观星史很有可能就在下一层的静室里，老是很老了，听力却越老越尖，据说听得见十里外八隅城内的窃窃私语，但巫镜才不管呢。一来观星殿和守天司长老都是历代世袭，不像其他长老会成员通过选拔担任，他再努力刻苦也是白费；二来嘛，他压根就不喜欢观星这种既无聊又无趣的事。

可惜父亲固执地认为巫人做观星史才是最正当的事，凭着他节符史的身份，硬将他塞进观星殿里，每日记录星辰轨迹。想到这里巫镜就一肚子火：滥用私权已是非分，还要赔上儿子的终生！

当然，这地方也不能说完全无事可干。常常有大群云生兽结队从脚下的昆仑绝壁旁飞过，在波涛起伏的云海里穿行，高声嘶叫，一路吞食新生的云精。巫镜很喜欢他们时而透明时而七彩交替的身体。晚上，遥远的西边方向有灯火悬于云海之上，那是云中族的浮空城之一曜青，偶尔还听得到城里传出的琴声。

有好几次，巫镜看星看得头昏脑涨，既而怒火中烧，傻傻地希望周天之气变动，将曜青城推过来。脚下的八隅城和曜青城面对面打起来，那可就有意思了。巫镜为此策划了很久，包括从他老子那里偷来神器，自创云精，引诱大批云生兽逆风而来。可惜除了他被罚静修三个月、云生兽们饱餐一顿外，什么事也没发生。在这个六十年的周期内，周天之气依旧从南向北，将曜青城慢慢向北冥推移，去向那神兽鲲的所在。

此刻太阳已经西沉，落到了昆仑绝壁之后，天空总算不再那么刺眼。头顶是温和的湛蓝，愈往东，颜色愈深，直至与云海的交汇处，变成纯黑的一线。这颜色同样万年不变，枯燥乏味。

当值的一等候补观星史今日有事不在，巫镜这个二等候观星史本不该当值，却被硬派来侍候着，想到这就恼火。侍候他的宿鬼曾小心吱吱的叫，提醒他应该准备观星了，巫镜气正没处发，狠狠鞭了它一顿，现在老实地跪伏在一旁。

他打完了哈欠，懒洋洋地歪在栏杆上，看脚下云生云灭。过了一会儿，他觉得眼角有什么东西闪了一下，于是抬头看去。

远远的，东方的云层上方，有一个光点正无声无息地缓缓上升，在深色的天穹下尤为醒目。巫镜揉了揉眼睛。

那是什么？可不像是浮空舟那闪烁的光芒；群居的云生兽不会如此落单，还傻傻的一直往上；也不会是偶尔飞经此地的蛟龙。蛟龙出，必声闻四方，现在除了凛冽的风声，什么声音都没有。御剑飞行的隐士？别开玩笑了，那光点已经高得接近了旋室，而且还在上升，从巫镜的位置看过去，已经穿越了亢宿。除非是已经飞升的仙人，否则不可能飞到如此高度。已经飞升的仙人既少，大概也没人会把自己当灯笼放上天。

“吱……吱吱！”宿鬼在一旁紧张地叫。

“不要闹！”巫镜厉声喝道，随即一鞭抽过去。宿鬼居然敢问他也不知道

的事,真是找打。

但……这也不是可以等闲视之的事。巫镜踌躇了一下,觉得还是该向上司汇报。他见宿鬼吓得浑身哆嗦,怒道:“混账东西,不许害怕!快下楼去,看看观星史回来没有?立即汇报!”

那宿鬼连滚带爬地跑了。巫镜哼了一声,继续观察那光点,突觉它一闪,迅速增大……不,不是增大,而是向周围一口气喷射出十几个略小的光点。中间的光随即消失,喷出的十几个光点则继续向四周扩散。巫镜一眨不眨地看着,过了一阵,才忽然发现其中一个竟是直冲着旋室而来。巫镜本能地往后一退,不防脑袋撞在一座小的规星仪悬臂上,高高的檀木冠撞落下地,他疼得抱着脑袋跺脚。

那光点速度极快,从下方云层来判断,它起初距离旋室至少有五百里以上的距离,但就那么一忽儿的功夫便到了眼前,然而却并没有料想中那般变大,仍然只是亮亮的一点。

有人释放攻击昆仑的火球!

巫镜猛地醒悟过来,不禁又惊又喜——没想到真有大事发生了!

他刚要扯开喉咙吼,忽听有人在他身后淡淡地道:“观星史,抬起你的冠,静静看着。”

巫镜转头一瞧,见是一位陌生人,身份似乎是内侍官。奇怪,观星殿因地处昆仑最高处,又是最按部就班之所,向来极少外人前来。但此时大变发生,他也想不到更多的,只道:“你是谁?你、你看见了吗?”

那人点头道:“是,很清楚。”

巫镜一迭声地道:“快快,我在这里看着,你去敲响楼顶的钟,通知守卫!”

那人却淡淡笑道:“昆仑山自有禁制,没有什么可以凭空穿越。你瞧。”巫镜回头看,哎呀,真的!那火球已经在某一个位置停了下来。可是奇怪,禁制虽然阻止了它进入昆仑山界,却并没有能吞噬它。这下看得更清楚了,确实

是一个火术球，它闪着幽幽的蓝光，在结界外盘旋着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它的光芒慢慢黯淡下去，没有如巫镜所希望那样发动进攻。

巫镜看着它渐渐消失，脑子里忽地灵光一闪，脱口道：“飞鸿！”

飞鸿是在云间穿梭往来，替人传信的禽。如果没有猜错，有人制造出这火球，就是希望它像飞鸿一样，传达一封旁人无法琢磨的信……巫镜心中念头转得飞快——这个高度上，只有昆仑山的观星殿与南天门，所以应该是发给族内某人的信。但那人无法透过终年不散的云海看到昆仑所在，所以费尽心力，让这火球穿过云海后沿各个方向散开，总有一两个能到达昆仑。

“哦？”那人瞧了他一眼，道：“怎么说呢？”

“嗯……初次观察到火球发出光芒时，它已经远在云海之上，那即是说，在云海下方穿行时，它还被某种东西包裹着。这样纯粹的火球竟能被人控制到这地步，那人一定是操纵火术的高手。如果真是如此，他大概不会费尽心力制造这么一个火球，却只是放出来玩玩。它似乎是想要传达某种意思……”

那人不置可否地点着头，见巫镜犹豫着，便道：“有意思，继续说。”

巫镜顿住了，因为他想到了另一个问题：那个放出火球的人，怎么能确定昆仑山内有人——那个能读懂这封信的人——一定能看到？

但不知怎么的，巫镜几乎可以确定，那人一定能看到。他甚至觉得，这封信不仅对其他人，甚至对绝大多数族人来说都是个秘密，否则，它就不会从这个方向飞上来，因为这是八隅城无法观察的昆仑山脊北面，只有高出山顶的观星殿和南天门看得到，而南天门平日并没有人驻守……如果这真是一封信的话，安排得真是太好了。

正在他越想越深时，那人开口道：“你的名字，观星史。”

“小臣是……等等，你是谁，怎么跑到旋室来？”巫镜想起自己才是观星殿的人，岂容外人小视，当即挺直了腰问道。

“我是八隅司一等内侍官顺。”

八隅司乃八隅城君、预备长老巫昊所立，掌管八隅城，权倾昆仑。巫镜立时肃然行礼道：“是，小臣镜，二等待候观星史。”

“你打算怎么做？”

“当然是立即报告！”巫镜昂然道：“小臣的职责就是将所见到的一切记录在册。”

巫顺道：“不错。不过，此处不是听风阁，你也并非监云史，你应该记的是星辰变化。”他刻意看定了巫镜，慢慢地道：“刚才的异相虽在云海之上，离星辰却更远，恐怕非你可以记录评说的吧。”

巫镜一时不明白他的意思，抗声道：“怎么不能？如果真的超越职责之外，小臣就是直接向观星司长老报告又有何不可？”

巫顺没有立即回答。他走上两步，凭栏而立。远处的天空，井宿正徐徐升起，在观星殿内巨大的规星仪上，它的光芒精确地沿着千百年前就已推算好的轨迹慢慢移动。又一个记录星辰的时刻开始了。

那火的飞鸿已经彻底消失。

巫顺道：“你叫作镜……东南节符史荃大人是你的父亲，对吧？”

“是。”巫镜有些诧异，他对自己的身世一向低调，连观星殿里都没几个人知道。巫顺道：“我恐怕得再说一次。这里是观星殿，不是监云阁，没有必要记录。这件事由我向长老会禀报即可，自今日起，你不必再向任何人提起。”说着对他淡淡一笑，转身进入殿内。

见鬼！巫镜这个时候才突然一下明白过来了——原来那封信就是给他看的！竟敢在这里威胁我！巫镜抢上两步，大声道：“难道就凭你说句话就可以了断此事么？”

巫顺头也不回地道：“当然。八隅司行事，无须授权。”说着关上了殿门。

巫镜心中大怒，可是也知道，以八隅司统辖昆仑山界的权力，确实可以这么做。但好不容易在他辖内出了这样的事，却被八隅司霸道地抢了去，这

口气实在咽不下，当即星也不观了，跑回自己的小室里飞书一封，发给正出使鲁国的父亲，告之今日之事，要他想办法上达天听，总之不能给八隅司独占其功……云云云云。另外则是继续哀求把自己塞进预备使团，出使他国，愈快愈好，越远越妙，切切为念。

巴国 姬山 蛭谷

天高云淡，一丝风也没有。

枢劫本来懒洋洋地躺在顺水随意飘荡的竹筏上睡觉，被一阵吵闹声弄醒了，眯起眼向上看。一群猕猴正自一棵高大的槐树顶向河对岸跳去，正好一个接一个从他的头顶跃过。猕猴们有些跳得远的，扑到树上，得意地吱吱叫；跳近了落入草丛中的，摔得吱吱叫。

枢劫耳朵里一时充满了各种吱吱声。他大是恼火，翻了个身想不理，突然想到如果有猴子在空中拉屎，那可会落在自己脑袋上，只好懒懒地伸手到水里胡乱划几下，竹筏在水中转了半圈，绕过一簇水草，慢慢向下游荡去。

忽听一声惊恐的尖叫，随即“扑通”一下，岸两边的猴子顿时更加大声嘶叫起来。枢劫皱紧了眉，抬头往水里看，原来一只小猴子跳的距离太短，直接落入了水中。

那小猴子吓得尖声惨叫，四肢拼命打水，但它实在太小，只能勉强把脑袋露在水面上，根本游不动。两岸的猴子一起鼓噪，却没有一只敢下来救它，眼看它渐渐向下沉去。

那小猴子离枢劫伸在水里的手只有半丈远，枢劫左右看了看，拣起一根浮在水里的树枝，丢到它面前，使劲鼓掌，大声道：“哦，好！使劲游！快了，马上就要上岸了！好啊！”

那小猴子转身奋力抓住了树枝，可是已经力竭，挣扎了几次都爬不上树枝，仍慢慢地下沉，哀叫的声音也越来越低，眼看不行了。岸边的猴子许多都已经停止了喊叫，呆呆地看着水逐渐没过它的下巴、嘴、鼻子……